1

123.3
m
h

毛詩鄭箋

ガラス使用

123.3 m h

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書

詩譜序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亾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孑遺邇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爲法者彰顯爲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飢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脩其業以明民共財至於大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

国立国会 25.8.31 図書館

112495

ガラス使用

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邶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爲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大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

周南召南譜

漢鄭氏撰

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而脩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荊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大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

ガラス使用

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乃棄其餘、謂此爲風之正經、初古公亶父聿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大任思媚周姜、大姒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獲嘉瑞、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爲節、今無貍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爲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周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問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爲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答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爲黜陟、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其餘江黃六蓼之屬、既驅陷於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於此、

邶風衛譜

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

東謂之衛、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見周公將攝政、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之、居東都二年、秋大熟未穫、有雷電疾風之異、乃後成王悅而迎之、反而遂居攝、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故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衛之詩焉、

王城譜

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大華外方之閒、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

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至於夷厲、政教尤衰、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咎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咎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

鄭譜

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又云、爲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閒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毛詩20巻』 請求記号 123.3-m-h　ガラス使用

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罰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鄔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脩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桓公從之、言然之後三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

齊譜

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地方百里、都營丘、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其子丁公嗣位於王官、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人變風始作、

魏譜

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及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脩德於民、敎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

ガラス使用

而後晉有魏氏

唐譜

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

秦譜

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堯時有伯翳者實皋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艸木鳥獸賜姓曰嬴歷夏商興衰亦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閒孝王爲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爲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東至迆山在荊岐終南惇物之野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云

陳譜

陳者大皡虙戲氏之墟帝舜之胄有虞閼父者爲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於陳都於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

以元女太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音孟）豬太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爲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

檜風

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其國北鄰於號

曹譜

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

弟叔振鐸於曹今曰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荷澤之野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曹之後世雖爲宋所滅宋亦不數伐曹故得寡於患難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豳譜

豳者后稷之曾孫也公劉者自部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脩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至商之末世太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民又

ガラス使用

歸之、公劉之出、太王之入、雖有其異、由有事難之故、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思公劉太王居豳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己志、後成王迎之反之、攝政致太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純似於公劉太王之所爲、太師大述其志、主意於豳公事、故別其詩、以爲豳國變風焉、

小大雅譜

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始祖后稷由神氣而生、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于太王王季歷及千載、越異代、而別世載其功業、爲天下所歸、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于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此二雅逆順之次、要於極賢聖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又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爲正經、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其著略大校見在於書籍也、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正之次也、問者曰、常棣閔管蔡之失道、何故列

於文王之詩、曰、閔之閔之者、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於被誅、若在成王周公之詩、則是彰其罪、非閔之、故爲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又問曰、小雅之臣何也、獨無刺厲王、曰有爲、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亂甚焉、既移文改其目、義順上下、刺幽王亦過矣

周頌譜

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卽位之初、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禮運曰、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殽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祖廟所以本仁、山川所以儐鬼神、五祀所以本事、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禮之藏也、功大如此、可不美報乎、故人君必潔其牛羊、馨其黍稷、齊明而薦之、歌之舞之、所以顯神明、昭至德也、

魯頌譜

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茲乎、在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尊賢祿士、修泮宮、守禮教、儉

ガラス使用

十六年冬會諸侯于淮上謀東畧公遂伐淮夷僖二十二年新作南門又脩姜嫄之廟至於復魯舊制未徧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問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於周者行父請之何也曰周尊魯巡守述職不陳其詩至於臣頌君功樂周室之聞是以行父請焉周之不陳其詩者爲憂耳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亦示覺焉

商頌譜

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娀氏之女名簡狄者吞鳦卵而生契堯末年舜舉爲司徒有五敎之功乃賜姓而封之世有官守十四世至湯則受命代夏桀定天下後世有中宗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後有高宗者舊勞於外爰洎小人作其即位乃或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大小無時或怨此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商德之壞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封紂兄微子啓爲宋公代武庚爲商後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猪之野自從政衰散亾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挍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義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

ガラス使用

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又問曰周太師何由得商頌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

〇箋

箋 表也 識也

古者紀其事以竹編次爲之

〇聖人制作曰經 賢者著述曰傳

詩譜終

詁訓ハ通古今之言ヲ而明其故ヲ

毛詩卷第一

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周者國名南者自周南方諸侯之国也關雎者篇之題目也

毛詩國風

鄭氏箋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 後漢桓帝靈帝之時注此書 [illegible] 氏者言家同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

序子夏作

ガラス使用

世變時音声也皆争言也治世音音湛露厭々夜飲不酔無帰言詩林上政教和順成故民安楽之心註出也以下同之

一本俗上有易字

ケツカン

（上下相應）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風化風刺皆謂譬喩不斥言也主文主與樂之宮商相應也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

賦之言鋪陳義當時政教善悪直

美刺也

一本註始上有四字

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

一人者指詩人也詩人一国之人心乗思慮詩作故一国之政事善悪詩人一人繫之言也国者諸侯国也諸侯政事

雅者天下之政事也天子之政舗教化四方行渡国々聴詩皆美王政故言

故言
雅雅
者廣
也雅
美有
刺有

ガラス使用

（之域也先王斥大王王季）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哀蓋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無傷善之心謂好逑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水中可居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湥若雎鳩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箋云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窈窕幽閒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箋云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閒處湥宮貞專之善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妬謂三夫人以下）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荇接余也流求也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箋云左右助也言后妃將共荇菜之葅必有助而求之者言三夫人九嬪以下皆樂后妃之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寤覺寐寢也箋云言后妃覺寢則常求此賢女欲與之共己職事也）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服思之也箋云服事也求賢女而不得覺寐則思己職事當與誰共之乎）

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悠思也箋云思之哉思之哉言己誠思之臥而不周曰輾）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箋云言后妃既得荇菜必有助而采之者）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宜以琴瑟友樂之箋云同志爲友言賢女之助后妃共荇菜其情意乃與琴瑟之志同共荇菜之時樂必作）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芼擇也箋云后妃既得荇菜必有助而擇

ガラス使用

此ノ如ク同句ヲ重ネテ
行クハ二ケ章ヲ深ク道
シテ言ヲ二段ニ深クス
ヘシ

（之者）窈窕淑女鍾鼓樂之（德盛者宜有鍾鼓之樂箋云琴瑟在堂鍾鼓在庭言共荇菜之時上下之樂皆作盛其禮也）

關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躬儉節用由於師傅之教而後言尊敬師傅者欲見其性亦自然可以歸安父母言嫁而得意猶不忘孝）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興也覃延也葛所以爲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茂盛貌箋云葛者婦人之所有事也此因葛之性以興焉興者葛延蔓于谷中喩女在父母之家形體浸浸日長大也其葉萋萋然喩其容色美盛）黄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黄鳥搏黍也灌木叢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箋云葛延蔓之時則搏黍飛鳴亦因以興焉飛集叢木興女有嫁于君子之道和聲之遠聞興女有才美之稱達於遠方）○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莫莫成就之貌箋云成就者其可采用之時）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濩煮之也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古者王后織玄紞公侯夫人紘綖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箋云服整也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將所適故習之以絺綌煩辱之事乃能整治之無厭倦是其性貞專）○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言我也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

リンボリ

文王ノ室ニ居ル時ハ驕ラズ自ラ
働キテ此ノ如ク葛ヲ刈リ此
ヲ煮テ織物トシ此ヲ着
シテハ節倹ヲ守リテワ
マヤカナラヌ

[illegible]ノ様ニ里ニ帰
之勝手ニヤス良人ノ許
可ヲ得ルニハ先ヅ女ノ師
ノ母ヲ以テ老女ニ告ゲテ
許ヲ得テ里ニ帰ル

ガラス使用

（毀敎于公宮三月祖廟旣毀敎于宗室婦人謂嫁曰歸箋云我告師氏者我見敎告于女師也敎告我以適人之道重言我者尊重師敎也公宮宗室於族人皆爲貴）薄汙我私薄澣我衣（汙煩也私燕服也婦人有副褘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箋云煩煩撋之用功深澣謂濯之耳衣謂褘衣以下至褖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害何也私服宜澣公服宜否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箋云我之衣服今者何所當見澣乎何所當否乎言常自潔清以事君子）

葛覃三章章六句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謁請也）

文王ノ宮ノ心中ヲ匠フ。
耳草草ヲ摘ンテ小笊ニ入ルニモ何時迄モ充タヌト云フハ側ニシテ文ニ心中ニ辛苦アリテ其ラノミ思フ故ニ盈タヌトニヘリトシ。ヘ人心配ハ賢人ヲ用ヰテ天下ソ助ケニナレトノコトニ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憂者之興也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苓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箋云器之易盈而不盈者志在輔佐君子憂思深也）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懷思寘置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箋云周之列位謂朝廷臣也）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虺隤病也箋云我我使臣也臣以兵役之事行出離其列位身勤勞於山險而馬又病君子宜知其然）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姑且也人君黃金罍永長也箋云我我君也臣出使功成而反君且當設饗燕之禮與之飲酒以勞之我則以是不復長憂思也言且者君賞功臣或多於此）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山脊曰岡玄馬病則黃兕觥兕角爵也傷思也箋云此章

-112495

ガラス使用

爲意不盡申殷勤也兕觥罰爵也饗燕所以有之者禮自立司正之後旅醻必有醉而失禮者罰之亦所以爲樂○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石山戴土曰砠瘏病也痡亦病也吁憂也箋云此章言臣既勤勞於外僕馬皆病而今云何乎其亦憂矣深閔之辭

卷耳四章章四句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后妃能和諧衆妾不嫉妬其容貌恒以善言逮下而安之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興也南南土也木枝下曲曰樛南土之葛藟茂盛箋云木枝以下垂之故故葛也藟也得纍而蔓之而上下俱盛興者喻后妃能以恩意下逮衆妾使得其次序則衆妾上附事之而禮義亦俱盛南土謂荊楊之域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履祿綏安也箋云妃妾以禮義相與和又能以禮樂樂其君子使爲福祿所安○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荒奄將大也箋云此章申殷勤之意將猶扶助也○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縈旋也成就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忌有所諱惡於人

螽斯羽詵詵兮螽斯蚣蝑也詵詵衆多也箋云凡物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妬忌維蚣蝑不耳各得受氣而生子故能詵詵然衆多后妃之德能如是則宜然宜爾子孫振振兮

メグル

ヲフ

ガラス使用

文言已畢テ問[illegible]妒 [illegible]ニ此ニ嫉[illegible]此敍ヲ以[illegible]論ス

（振振仁厚也箋云后妃之德寛容不嫉妒則宜女之子孫使其無不仁厚）○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薨薨衆多也繩繩戒愼也）○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揖揖會聚也蟄蟄和集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老無妻曰鰥）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興也桃有華之盛者夭夭其少壯也灼灼華之盛也箋云興者喩時婦人皆得以年盛時行也）之子于歸宜其室家（之子嫁子也于徃也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箋云宜者謂男女年時俱當）○桃之夭夭有蕡其實（蕡實貌非但有

文王ノ時ノ詩ヲ此ノ内此ノ時人ヲ多クキラフ、賤シ[illegible]卑賤ノ人ノ中ニモ人ヲ[illegible]其ノ[illegible]コトシ[illegible] 呂子房ニ文王カ閎夭、秦顚ヲ兔罝[illegible]微賤ノ者ノ[illegible]城[illegible]

華色又有婦德）之子于歸宜其家室（家室猶室家也）○桃之夭夭其葉蓁蓁（蓁蓁至盛貌有色有德形體至盛也）之子于歸宜其家人（一家之人盡以爲宜箋云家人猶室家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

兔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肅肅敬也兔罝兔罟也丁丁椓杙聲也箋云罝兔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敬則是賢者衆多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赳赳武貌干扞也箋云干也城也皆所以禦難也此罝兔之人賢者也有武力可任爲將帥之德諸侯可任以國守扞城其民折衝禦難

ガラス使用

（於未然）○肅肅兔罝施于中逵（逵九達之道）赳赳武夫公侯好仇（箋云怨耦曰仇此兔罝之人敵國有來侵伐者可使和好之亦言賢也）○肅肅兔罝施于中林（中林林中）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箋云此兔罝之人於行攻伐可用爲策謀之臣使之慮無亦言賢也）

兔罝三章章四句

芣苢后妃之美也天下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天下和政敎平也）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非一辭也芣苢馬舃馬舃車前草也宜懷妊焉薄辭也采取也箋云薄言猶我薄也）采采芣苢薄言有之（有藏之也）○采采芣苢薄言掇之（掇拾也）采采芣苢薄言捋之（捋取也）○采采芣苢薄言袺之（袺執衽也）采采芣苢薄言襭之（扱衽曰襭）

芣苢三章章四句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紂時淫風遍於天下維江漢之域先受文王之敎化）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興也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漢上有游女無求思者箋云不可者本有可道也木以高其枝葉之故故人不得就而止息也興者喻賢女雖出游流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禮者亦由貞潔使之然）漢之廣矣不可

ガラス使用

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潜行爲泳永長方泭也箋云漢也江也其欲渡之者必有潛行乘泭之道今以廣長之故故不可也又喩女之貞潔犯禮而往將不至也）○翹翹錯薪言刈其楚（翹翹薪貌錯雜也箋云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我欲刈取之以喩衆女皆貞潔我又欲取其尤高潔者）之子于歸言秣其馬（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箋云之子是子也謙不敢斥其適己於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致禮餼示有意焉）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蔞（蔞艸中之翹翹然者）之子于歸言秣其駒（五尺以上曰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漢廣三章章八句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言此婦人被文王之化厚事其君子）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遵循也汝水名也墳大防也枝曰條幹曰枚箋云伐薪於汝水之側非婦人之事以言己之君子賢者而處勤勞之職亦非其事）未見君子惄如調飢（惄飢意也調朝也箋云惄思也未見君子之時如朝飢之思食）○遵彼汝墳伐其條肄（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既已遐遠也箋云既見君子君子反也于已反得見之知其不遠棄我而死亾於思則愈故下章勉之）○魴魚赬尾王室如燬（赬赤也魚勞則尾赤燬火也箋云君子仕於亂世其顏色瘦病如魚勞則尾赤所以然者畏王室之酷烈是時紂存）雖則如燬父母孔邇（孔甚邇近也箋云辟此勤勞之

與
文王子ノ立派ナル子
ヲ賞シテ賦ス
麟ハ聖人ノ世ニハ出
テス現ル祥瑞ノモノ
ニテ大ニ尊ムベシ

（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於害不能爲疏遠者計也）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關雎之時以麟爲應後世雖衰猶存關雎之化者君子之宗族猶尚振振然有似麟應之時無以過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興也趾足也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振振信厚也箋云興者喻今公子亦信厚與禮相應有似於麟）于嗟麟兮（于嗟歎辭）○麟之定振振公姓（定題也公姓公同姓）于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麟角所以表其德也公族公同祖也箋云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于嗟麟兮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周南之國十有一篇二十六章百五十九句

婦人ノ徳アルコトヲ
云ヘル詩ニシテ
召南ノ諸侯ノ嫁
嫁スルコトヲ云ヘリ

召南鵲巢詁訓傳第二

毛詩國風　鄭氏箋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起家而居有之謂嫁於諸侯也夫人有均壹之德如鳲鳩然而後可用配國君）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興也鳩鳲鳩秸鞠也鳲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箋云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猶國君積行累功故以興焉興者鳲鳩因鵲成巢而居有之而有均一之德猶

ガラス使用

（國君夫人來嫁居君子之室其德亦然室燕寢也）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百兩百乘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箋云之子是子也御迎也是如鳲鳩之子其往嫁也家人送之良人迎之車皆百乘象有百官之盛）○維鵲有巢。維鳩方之。（方有之也）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將送也）○維鵲有巢。維鳩盈之。（盈滿也箋云滿者言衆媵姪娣之多）之子于歸。百兩成之。（能成百兩之禮也箋云是子有鳲鳩之德宜配國君故以百兩之禮送迎成之）

鵲巢三章。章四句。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奉祭祀者采蘩之事也不失職者夙夜在公也）

賦

諸侯ノ祭祀ノコトヲ述フ

諸侯ノ婦人ガ祭シスヘキコトヲ述フ祭ハ殊ニ夫婦カラ合セテ此レヲ祭リ饗ハ室人大ニ之ヲナス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蘩皤蒿也于於沼池沚渚也公侯夫人執蘩菜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沼沚谿澗之州猶可以薦王后則供荇菜也箋云于以猶言往以也執蘩菜者以豆薦蘩菹）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之事祭事也箋云言夫人於君祭祀而薦此豆也）○于以采蘩。于澗之中。（山夾水曰澗）于以用之。公侯之宮。（宮廟也）○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夙早也箋云公事也早夜在事謂視濯漑饎爨之事禮記主婦髲鬄）被之祁祁。薄言還歸。（祁祁舒遲也厺事有儀也箋云言我也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厺髲鬄其威儀祁祁然而安舒無罷倦之失我還歸者自廟反其燕寢）

采蘩三章。章四句。

ガラス使用

南方諸侯ノ[illegible] 他ニ出カケルヲ[illegible] ウ妻カ夫ヲ思フコト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喓喓，聲也。草蟲，常羊也。趯趯，躍也。阜螽，蠜也。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箋云：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忡忡，猶衝衝也。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箋云：未見君子者，謂在塗時也。在塗而憂，憂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故心衝衝然。是其不自絕於其族之情。）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止，辭也。覯，遇。降，下也。箋云：既見，謂已同牢而食也。既覯，謂已昏也。始者憂於不當，今君子待己以禮，庶自此可以寧父母，故心下也。易曰：男女覯精，萬物化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南山，周南山也。蕨，虌也。箋云：言，我也。我采者在塗而見采虌菜者，得其所欲得，猶已今之行者欲得禮以自喻也。）未見君子，憂心惙惙。（惙惙，憂也。）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說，服也。）

[illegible] [illegible]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薇，菜也。）未見君子，我心傷悲。（嫁女之家，不息火三日，思相離也。箋云：維父母思己，故己亦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夷，平也。）

既見止亦既覯ノ現今ニ[illegible]此ノ詩[illegible]

草蟲三章，章七句。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禮相助奠。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此言能循法度者，今既嫁為大夫妻，能循其為女之時所學所觀之事，以為法度。）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蘋，大蓱也。濱，厓也。藻，聚藻也。）

道ノ傍ノ川ニテ御菜ヲ取ル[illegible]

國 笄[illegible]コトヲ述ベ 人[illegible] 諸侯ノ家ヲ[illegible]

ガラス使用

聚藻也行潦流潦也箋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此祭女所出祖也法度莫大於四教是又祭以成之故舉以言焉蘋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婦人之行尚柔順自絜清故取名以爲戒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箋云烹蘋藻者於魚湆之中是鉶羹之芼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牖）下箋云牖下戶牖閒之前祭不於室中者凡昬事於女禮設几筵於戶外此其義也與宗子主此祭維君使有司爲之

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尸主齊敬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澗潦至質也筐筥錡釜陋器也少女微主也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箋云主設羹者季女則非禮也女將行父禮之而俟迎者蓋母薦之無祭事也祭事主婦設羹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者成其婦禮也季女不主魚魚俎實男子設之其粢盛蓋以黍稷）

采蘋三章章四句

召伯ヲ美テ作ル詩、

ヤドリシ

一本茇艸舍也四字係鄭箋

一説ニ召伯カ[illegible]樹ノ下ニテ訴ヲ聴キ公事ヲサハキシ故ニ此ノ詩ヲヨメリト[illegible]

ヤドリシン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召伯姬姓名奭食采於召作上公爲二伯後封于燕此美其爲伯之功故言伯云）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小貌甘棠杜也翦去伐擊也茇艸舍也箋云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憩息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說舍也箋云拜之言拔也）

甘棠三章章三句

ガラス使用

明本無夜暮也三字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者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時）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興也厭浥濕意也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箋云夙早也夜暮也厭浥然濕道中始有露謂二月中嫁取時也言我豈不知當早夜成昏禮與謂道中之露大多故不行耳今彊暴之男以此多露之時禮不足而彊來不度時之可否故云然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行事必以昏昕）○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速召獄埆也箋云女女彊暴之男變異也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於我也物有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咮今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物與事有似而非者士師所當審也）雖速我獄室家不足（昏禮純帛不過五兩箋云幣可備也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彊委之）○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墉牆也視牆之穿推其類可謂鼠有牙）雖速我訟亦不女從（不從終不棄禮而隨此彊暴之男）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鵲巢之君積行累功以致此羔羊之化在位卿大夫競相功化皆如此羔羊之人）

ガラス使用

緎、此レ羔羊ノ大夫ガ[illegible]仕[illegible]國カ治マリテ[illegible]ッ延フ大夫ガ公所ヨリ退出ス[illegible]大夫[illegible]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小曰羔大曰羊素白也紽數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公公門也委蛇行可從迹也箋云退食謂減膳也自從也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節儉而順心志定故可自得也）○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革猶皮也緎縫也）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箋云自公退食猶退食自公）○羔羊之縫素絲五總（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召南大夫召伯之屬遠行謂使出邦畿）

興ハ夫ガ召命ヲ受[illegible]婦人夫ヲ思フ詩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殷靁聲也山南曰陽靁出地奮震驚百里山出雲雨以潤天下箋云靁以喻號令於南山之陽又喻其在外也召南大夫以王命施號令於四方猶靁殷殷然發聲於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何此君子也斯此違厺遑暇也箋云何乎此君子適居此復厺此轉行遠從事於王所命之方無敢或閒暇時閔其勤勞）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振振信厚也箋云大夫信厚之君子爲君使功未成歸哉歸哉勸以爲臣之義未得歸也）○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亦在其陰與左右也）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息止也）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靁在南山之下（或在其下箋云下謂山足）何斯違斯莫或遑處（處居）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ガラス使用

明本無年字

明本無女字

摽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摽有梅其實七兮（興也摽落也盛極則墮落者梅也尚在樹者七箋云興者梅實尚餘七未落喩始衰也謂女年二十春盛而不嫁至夏則衰）求我庶士迨其吉兮（吉善也箋云我我當嫁者庶衆迨及也求女之當嫁者之衆士宜及其善時善時謂女年二十雖夏未太衰）

○摽有梅其實三兮（在者三也箋云此夏鄉晩梅之墮落差多在者餘三耳）求我庶士迨其今兮（今急辭也）

○摽有梅頃筐塈之（塈取也箋云頃筐取之謂夏已晩頃筐取之於地）求我庶士迨其謂之（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箋云謂勤也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不待禮會而行之者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也時禮雖不備相奔不禁）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以色曰妬以行曰忌命謂禮命貴賤）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嘒微貌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噣四時更見箋云衆無名之星隨心噣在天猶諸妾隨夫人以次序進御於君也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噣在東方正月時也如是終歳列宿更見）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肅肅疾貌宵夜征行或早或夜不得同於列位也箋云夙早也謂諸妾肅肅然夜行或早或夜在於君所以次序進御者是其禮命之數不同也凡妾御於君不當夕）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參伐也昴留也箋云此言

ガラス使用

（衆無名之星亦隨伐留在天）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衾被也裯禪被也猶若也箋云裯牀帳也諸妾夜行抱衾與牀帳待進御之次序不若亦言尊卑異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勤者以己宜媵而不得心望之）

江有汜（興也水決復入爲汜箋云興者喩江水大汜水小然得並流似嫡媵宜俱行）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嫡能自悔也箋云之子是子也謂嫡也婦人謂嫁曰歸以猶與也）○江有渚（渚小洲也水岐成渚箋云江水流而渚留是嫡與己異心使己獨留不行）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處止也箋云嫡能悔過自止）○江有沱（沱江之別者箋云岷山道江東別爲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箋云嘯蹙口而出聲嫡有所思而爲之既覺自悔而歌歌者言其悔過以自解說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無禮者謂不由媒妁鴈幣不至劫脅以成昏謂紂之世）

謂不明本作爲不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郊外曰野包裹也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野有死麕羣田之

巺夫人ト妾ノ関係、而似ノ夫人ヲ近ツクル[illegible]兄放ヨウ父ノ仲ヲ此ノ子カ妾ト[illegible]テ仕フ夫人死亡シ此ノ妾中ヲミラス夫ノ不ナス此ノ詩ハ此ノ妾カ其夫人ト共ニ家ニ伴ヒ行カレ[illegible]

キサレ后後ニ主リテ又抓キヲ夫人ノ諸妾ノ家ニ入レラレタリ此ノ詩ハ其ノ残サレタル[illegible]カ知ラズアリシコトノ言ヒヲ歌ヘル詩ナリ

男女ノコトヽ女子自節ヲ守シヘコトヲ述フ

丈人ノ心おもうき即チ不礼ニ無禮ノ者ヲ近ヤカセサルトミユルコト

（獲而分其肉白茅取絜清也箋云亂世之民貧而彊暴之男多行無禮故貞女之情欲令人以白茅裹束野中田者所分麕肉以爲禮而來）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懷思也春不暇待秋也誘道也箋云有貞女思仲春以禮與男會吉士使媒人道成之疾時無禮而言然）○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樸樕小木也野有死鹿廣物也純束猶包之也箋云樸樕之中及野有死鹿皆可以白茅包裹束以爲禮廣可用之物非獨麕也純讀如屯）有女如玉。（德如玉也箋云如玉者取其堅而潔白）○舒而脫脫兮。（舒徐也脫脫舒遲也箋云貞女欲吉士以禮來脫脫然舒也又疾時無禮彊暴之男相劫脅）無感我帨兮。（感動也帨佩巾也箋云奔走失節動其佩飾）無使尨也吠。（尨狗也非禮相陵則狗吠）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章三句

天子ノ姫君カ浜茂し嫁スルヲサカランナル

一説曰平王、王名也、さにはに事實ゝ合せズ攷し文王トしたへし

前二章ヲ後ノ二章稍重シ

爲之綸明本作之爲綸

何彼襛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勒面繢總服則褕翟）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興也襛猶戎戎也唐棣移也箋云何乎彼戎戎者乃移之華興者喻王姬顏色之美盛）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肅敬雝和箋云曷何之徃也何不敬和乎王姬徃乘車也言其嫁時始乘車則已敬和）○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箋云華如桃李者興王姬與齊侯之子顏色俱盛正王者德能正天下之王）○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伊維緡綸也箋云釣者以此有求於彼何以爲之乎以絲爲之綸則是善

嘆
諸侯ノ国々獸乱
ヲケレハ仁徳アリテ
猥リニ取ラストニヨリ
コトワリ

此ノ騶虞ハ周ヲ
賢解笑トアレトモ
対ス、

（釣也以言王姬與齊侯之子以善道相求）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應者應德自遠而至）

○彼茁者葭（茁出也葭蘆也箋云記蘆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晚）壹發五豝（豕牝曰豝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箋云君射一發而翼五豝者戰禽獸之命必戰之者仁心之至）于嗟乎騶虞（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箋云于嗟者美之也）○彼茁者蓬（蓬艸名也）壹發五豵（一歲曰豵箋云豕生三曰豵）于嗟乎騶虞

此ハ此ニ諸侯ハ逸ヒ出セハ待レテ弓ヲ一箭スル五匹ニ一匹ハ取テ殘ハ逃スハ仁ノアルトシテアラス

騶虞二章章三句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周召南二分ツ王化ニ寺ニテ去年迄マノ二ヒノ列国ナモトアヽメ民間ノモノモアラズ
二成シテ

毛詩卷第一

ガラス使用

五

古注ト
衛ニ賢者アリ而小人アリテ
賢者ハ不遇ニ隠レ
リ其ノ不平ノ意ヲ述ブ
朱子
賢婦人カ夫ニ寵愛セ
ラレヌヲ嫉ムニテアリ
しかあれ共賢婦人不遇
ノ心ヲ述ベタト

毛詩卷第二

邶柏舟詁訓傳第三

邶鄘衛ハ一ツ衛ノ国ナリ其州ヨリ北ヲ邶トス文化開ケテ詩モ多シ邶風ハ邶ヨリ於ケルモノ鄘風ハ鄘ヨリ衛風ハ衛ヨリ集収セシモノナリ何レモ後ニハ衛ノ一国トナリシヲ以テ三部ノ詩モ衛国ノ詩ナリ

毛詩國風　　鄭氏箋

栢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不遇者君不受己之志也君近小人則賢者見侵害）

汎彼栢舟亦汎其流（興也汎汎流貌栢木所以宜爲舟也亦汎汎其流不以濟渡也箋云舟載渡物者今不用而與衆物汎汎然俱流水中興者喩仁人之不見用而與羣小人並列亦猶是也）耿耿不寐如有隱憂（耿耿猶儆儆也隱痛也箋云仁人既不遇憂在見侵害）微我無酒以敖以遊（非我無酒可以遨遊忘憂也）○賦 我心匪鑒不

八ヶ

八カツ

明本脫度下如字

可以茹（鑒所以察形也茹度也箋云鑒之察形但知方圓白黑不能度知其眞僞我心非如是鑒我於衆人之善惡外内心度知之）亦有兄弟不可以據（據依也箋云兄弟至親當相據依言亦有不相據依以爲是者希耳責之以兄弟之道謂同姓臣也）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彼彼兄弟）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箋云言己心志堅平過於石席）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君子望之儼然可畏禮容俯仰各有威儀耳棣棣富而閑習也物有其容不可數也箋云稱己威儀如此者言己德備而不遇所以慍怒也）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慍怒也悄悄憂貌箋云羣小衆小人在君側者）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閔病也）靜言思之寤辟有摽（靜安也辟拊心也摽拊心貌箋云言我也）日居月諸胡迭而微（箋云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微謂虧傷也君道當常明如日而月有虧盈今君失道而任用小人大臣專恣則日如月然）

一本作憒亂垢辱

心之憂矣如匪澣衣（如衣之不澣矣箋云衣之不澣則憒辱無照察）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箋云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

栢舟五章章六句

綠衣衞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綠當爲褖故作褖今轉作綠字之誤也莊姜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母嬖而州吁驕）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興也綠間色黃正色箋云褖兮衣兮者言褖衣自有禮制也諸侯夫人祭服之下鞠衣爲上展衣次之褖衣次之次之者衆妾亦以貴賤之等服之鞠衣黃展衣白褖

ガラス使用

明本此下脫古字

（衣黑皆以素紗爲裏今褖衣反以黃爲裏非其禮制也故以喩妾上僭）心之憂矣曷維其已（憂雖欲自止何時能止也）○綠兮衣兮綠衣黃裳（上曰衣下曰裳箋云婦人之服不殊衣裳上下同色今衣黑而裳黃喩亂嫡妾之禮）心之憂矣曷維其亾（箋云亾之言忘也）○綠兮絲兮女所治兮（綠末也絲本也箋云女女妾上僭者先染絲後制衣皆女之所治爲也而女反亂之亦喩亂嫡妾之禮責以本末之行禮大夫以上衣織故本於絲也）我思古人俾無訧兮（俾使訧過也箋云古人謂制禮者我思此古人定尊卑使人無過差之行故心善之也）○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淒寒風也箋云絺綌所以當暑今以待寒喩其失所也）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古之君子實得我之心也箋云古之聖人制禮者使夫婦有道妻妾貴賤各有次序）

明本箋云下脫于往也三字

綠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爲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遠送之于野作是詩見己志）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燕燕鳦也燕之于飛必差池其羽箋云于往也差池其羽謂張舒其尾翼興戴嬀將歸顧視其衣服）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之子厺者也歸歸宗也遠送過禮于於也郊外曰野箋云婦人之禮送迎不出門今我送是子乃至于野者舒己憤盡己情）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瞻視也）○燕燕于飛頡之頏之（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箋云頡頏興戴嬀將歸出入前却）之子于歸遠于將之（將行也箋云將亦送也）瞻望弗及佇立以泣（佇立久立也）○燕燕于飛下

ガラス使用

實是也三字明本混釈文

上其音（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箋云下上其音興戴嬀將歸言語感激聲有小大）之子于歸遠送于南（陳在衛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實是也）○仲氏任只其心塞淵（仲氏戴嬀字也任大塞瘞淵深也箋云任者以恩相親信也周禮六行孝友睦姻任恤）終溫且惠淑愼其身（惠順也箋云溫謂顏色和也淑善也）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勗勉也箋云戴嬀思先君莊公之故故將歸猶勸勉寡人以禮義寡人莊姜自謂也）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荅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日乎月乎照臨之也箋云日月喩國君與夫人也當同德齊意以治國者常道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逝逮古故也箋云之人是人也謂莊公也其所以接及我者不以故處甚違其初時）胡能有定寧不我顧（胡何定止也箋云寧猶曾也君之行如是何能有所定乎曾不顧念我之言是其所以不能定完也）○日居月諸下土是冒（冒覆也箋云覆猶照臨也）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不及我以相好箋云其所以接及我者不以相好之恩情甚其於己薄也）胡能有定寧不我報（盡婦道而不得報）○日居月諸出自東方（日始月盛皆出東方箋云自從也言夫人當盛之時與君同位）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音聲良善也箋云無善恩意之聲語於我也）胡能有定俾也可忘（箋云俾使也君之行如此何能有所定使

ガラス使用

明本慢下脫而字

是無良（可念也）○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箋云畜養卒終也父兮母兮者言己尊之如父又親之如母乃反養遇我不終也）胡能有定。報我不述。（述循也箋云不循不循禮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正猶止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興也終日風爲終風暴疾也笑侮之也箋云既竟日風矣而又暴疾興者喻州吁之爲不善如終風之無休止而其間又有甚惡悼者其在莊姜之旁視莊姜則反笑之是無敬心之甚）謔浪笑敖。（言戲謔不敬）中心是悼。（箋云悼者傷其如是然而已不

嚔跲一本作疐歟

能得而止之）○終風且霾。（霾雨土也）惠然肯來。（言時有順心也箋云肯可也有順心然後可以來至我家不欲見其戲謔）莫往莫來。悠悠我思。（人無子道以來事己己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箋云我思其如是心悠悠然）○終風且曀。不日有曀。（陰而風曰曀箋云有又也既竟日風且復曀不見日矣而又曀者喻州吁闇亂甚也）寤言不寐。願言則嚔。（嚔跲也箋云言我願思也嚔讀當爲不敢嚔咳之嚔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嚔也今俗人嚔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曀曀其陰。（如常陰曀曀然）虺虺其靁。（暴若震靁之聲虺虺然）寤言不寐。願言則懷。（懷傷也箋云懷安也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安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ガラス使用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將者將兵以伐鄭也平成也將伐鄭先告陳與宋以成其伐事春秋傳曰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是也伐鄭在魯隱公四年）

擊鼓其鏜踴躍用兵（鏜然擊鼓聲也使衆皆踴躍用兵也箋云此用兵謂治兵時）土國城漕我獨南行（漕衛邑也箋云此言衆民皆勞苦也或役土功於國或脩治漕城而我獨見使從軍南行伐鄭是尤勞苦之甚）○從孫子仲平陳與宋（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平陳於宋箋云子仲字也平陳於宋謂使告宋曰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不我

ケイ　ハツ

以歸憂心有忡（憂心忡忡然箋云以猶與也與我南行不與我歸期兵凶事懼不得歸豫憂之）○爰居爰處爰喪其馬（有不還者有亡其馬者箋云爰於也不還謂死也傷也病也今於何居乎於何處乎於何喪其馬乎）于以求之于林之下（山木曰林箋云于於也求不還者及亡其馬者當於山林之下軍行必依山林求其故處近得之）○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契闊勤苦也說數也箋云從軍之士與其伍約死也生也相與處勤苦之中我與子成相說愛之恩志在相存救也）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偕俱也箋云執其手與之約誓示信也言俱老者庶幾俱免於難）○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不與我生活也箋云州吁阻兵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軍士棄其約離散相遠故吁嗟歎之闊兮女不與我相救活傷之）于嗟洵兮不我信兮（洵遠信極也箋云歎其棄約不與我相親信亦）

ガラス使用

棘下喻明本作猶

傷之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不安其室欲厺嫁也以成其志者成言孝子自責之意）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興也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棘難長養者箋云興者以凱風喻寬仁之母棘喻七子也）棘心夭夭母氏劬勞（夭夭盛貌劬勞病苦也箋云夭夭以喻七子少長母養之病苦也）○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棘薪其成就者）母氏聖善我無令人（聖叡也箋云叡作聖令善也母乃有叡知之善德我七子無善人能報之者故母不安我室欲厺嫁也）○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浚衛邑也在浚之下言有益於浚箋云爰曰也曰有寒泉者在浚之下浸潤之使浚之民逸樂以興七子不能如也）有子七人母氏勞苦○睍睆黃鳥載好其音（睍睆好貌箋云睍睆以興顏色說也載好其音者興其辭令順也以言七子不能如也）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慰安也）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淫亂者宣公荒放於妻妾烝於夷姜之等國人久處軍役之事故男多曠女多怨也男曠而苦其事女怨而望其君子）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興也。雄雉見雌雉、飛而鼓其翼泄泄然。箋云、興者、喩宣公整其衣服而起、奮訊其形貌、志在婦人而已、不恤國之政事。**我之懷矣。自詒伊阻。**詒、遺。伊、維。阻、難也。箋云、懷、安也。伊當作緊。緊猶是也。君之行如是。我安其朝而不去、今從軍旅、久役不得歸、此自遺以是患難。

〇**雄雉于飛。下上其音。**箋云、下上其音、興宣公小大其聲、怡悅婦人。**展矣君子。實勞我心。**展、誠也。箋云、誠矣君子、愬於君子也。君之行如是。實使我心勞矣。君若不然、則我無軍役之事。

〇**瞻彼日月。悠悠我思。**瞻、視也。箋云、視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而不來、使我心悠悠然思之。女怨之辭。**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箋云、曷、何也。何時能來望之也。

〇**百爾君子。不知德行。**箋云、爾、女也。女衆君子、我不知人之德行何如者、可謂爲德行。事君或有所留、女怨故問此焉。**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忮、害。臧、善也。箋云、我君子之行、不疾害、不求備於一人。其行何用爲不善、而君獨遠使之在外、不得來歸。亦女怨之辭。

雄雉四章、章四句。

下無禮
義三字
明本脫

匏有苦葉。刺衞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夫人、謂夷姜。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興也。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也。濟、渡也。由膝以上爲涉。箋云、瓠葉苦而渡處深、謂八月之時、陰陽交會、始可以爲昏禮、納采問名。**深則厲。淺則揭。**以衣涉水爲厲、謂由帶以上也。揭、褰衣也。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男女之際、安可以無禮義。將無以自濟也。箋云、既以深涉記時、因以水深淺喩男女之才性、賢與不肖、及長幼也。各順其人之宜、爲之求妃耦。

〇**有瀰濟盈。有鷕雉鳴。**瀰、深水也。盈、滿也。深水人之所難也。鷕、雌雉

ガラス使用

唐本二月下脫中字

雉聲也衛夫人有淫泆之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辭不顧禮義之難至使宣公有淫昏之行箋云有瀰濟盈謂過於厲喩犯禮深也

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濡漬也由輈以上爲軌違禮義不由其道猶雉鳴而求其牡矣飛曰雌雄走曰牝牡箋云渡深水者必濡其軌言不濡者喩夫人犯禮而不自知雉鳴反求其牡喩夫人所求非所求）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雝雝鴈聲和也納采用鴈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箋云鴈者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鴈自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迨及泮散也箋云歸妻使之來歸於己謂請期也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二月中可以昏也）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卬我也箋云舟人之子號召當濟渡者猶媒人之會男女無夫家者使之爲妃匹人皆從之而渡我獨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以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新昏者新所與爲昏禮者）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興也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夫婦和而室家成室家成而繼嗣生）黽勉同心不宜有怒（言黽勉者思與君子同心也箋云所以黽勉者以爲見譴怒者非夫婦之宜）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葑須也菲芴也下體根莖也箋云此二菜者蔓菁與葍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幷棄其葉喩夫婦以禮義合以顏色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之禮）德音莫違及

ガラス使用

明本箋云下脫違猶二字

下湜湜本作其

爾同死（箋云莫無及與也夫婦之言無相違者則可與女長相與處至死顏色斯須之有）○行道遲遲中心有違（遲遲舒行貌違離也箋云違猶徘徊也行於道路之人至將離別尚舒行其心徘徊然喻君子於己不能如也）不遠伊邇薄送我畿（○畿門內也箋云邇近也言君子與己訣別不能遠維近耳送我裁於門內無恩之甚）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荼苦菜也箋云荼誠苦矣而君子於己之苦毒又甚於荼比方之荼則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宴安也）○涇以渭濁湜湜其沚（涇渭相入而清濁異箋云小渚曰沚涇水以有渭故見渭濁湜湜持正貌喻君子得新昏故謂己惡也己之持正守初如沚然不動搖此絕去所經見因取以自喻焉）宴爾新昏不我屑以（屑潔也箋云以用也言君子不復潔用我當室家）毋逝我梁毋發我笱（逝之也梁魚梁笱所以捕魚也箋云毋者喻禁新昏也女毋之我家取我為室家之道）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閱容也箋云躬身遑暇恤憂也我身尚不能自容何暇憂我後所生子孫也）○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舟船也箋云方泭也潛行為泳言深淺者喻君子之家事無難易吾皆為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有謂富也亡謂貧也箋云君子何所有乎何所亡乎吾其黽勉勤力為求之有求多亡求有）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箋云匍匐言盡力也凡於民有凶禍之事鄰里尚盡力往救之況我於君子家之事難易乎固當黽勉以疏喻親也）○不我能慉反以我為讎（慉養也箋云慉驕也君子不能以恩驕樂我反憎惡我）既阻我德賈用不售（阻難也箋云既難卻我之德隱蔽我之善我脩婦道而事之覬其察己猶見疏外如賣物之不售）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育長鞫窮）

イリすル

（也箋云昔育育稚也及與也昔幼稚之時恐至長老窮匱故與女顛覆盡力於衆事難易無所辟）既生既育比予于毒（箋云生謂財業也育謂長老也于於也既有財業矣又既長老矣其視我如視毒螫言惡己甚也）○我有旨蓄亦以御冬（旨美御禦也箋云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也）宴爾新昏以我御窮（箋云君子亦但以我御窮苦之時[illegible]於富貴則棄我如旨蓄）有洸有潰既詒我肄（洸洸武也潰潰怒也肄勞也箋云詒遺也君子洸洸然潰潰然無溫潤之色而盡遺我以勞苦之事欲窮困我）不念昔者伊余來塈（塈息也箋云伊維也君子忘舊不念往昔年稚我始來之時安息我）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寓寄也黎侯爲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于衛衛處之以二邑因安之可以歸而不歸故其臣勸之）

式微式微胡不歸（式用也箋云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君何不歸乎禁君留止於此之辭式發聲也）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微無也中露衛邑也箋云我若無君何爲處此乎臣又極諫之辭）○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泥中衛邑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日伯者時爲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春秋傳曰五侯九伯謂侯爲牧者也）

ガラス使用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誕闊也。箋云土氣緩則葛生闊節。興者。喩此時衛伯不恤其職。故其臣於君事亦疏廢也。）叔兮伯兮。何多日也。（日月已逝而不我憂。箋云叔伯字也。呼衛之諸臣叔與伯與。女期迎我君而復之。可來而不來。女日數何其多也。先叔後伯。臣之命不以齒。）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言與仁義也。箋云我君何以久處於此乎。必以衛有仁義之道故也。責衛今不行仁義。）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必以有功德。箋云我君何以久留於此乎。必以衛有功德故也。又責衛今不務功德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大夫狐蒼裘。蒙戎以言亂也。不東言不來東也。箋云刺衛諸臣形貌蒙戎然。俱爲昏亂之行。女非有戎車乎。何不來東迎我君而復之。黎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無救患恤同也。箋云衛之諸臣行如是。不與諸伯之臣同。言其非之特甚。）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瑣尾少好之貌。流離鳥名也。少好長醜。始而愉樂。終以微弱。箋云衛之諸臣初有小善。終無成功。似流離也。）叔兮伯兮。褎如充耳。（褎盛服也。充耳盛飾也。大夫褎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德也。箋云充耳塞耳也。言衛之諸臣顏色褎然如見塞耳。無聞知也。人之耳聾。恒多笑而已。）

旄丘四章章四句。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爲伶官。）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簡大也。方四方也。將行也。以干羽爲萬舞。用之宗廟山川。故言於四方。箋云簡擇。將且也。擇兮者爲且祭祀當萬舞也。萬舞干舞也。）日之方中。在前

容明本作受

上處。（教國子弟以日中爲期【箋】云在前上處者在前列上頭也周禮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碩人俁俁。公庭萬舞。（碩人大德也俁俁容貌大也萬舞非但在四方親在宗廟公庭）○有力如虎。執轡如組。（組織組也武力比於虎可以御亂御衆有文章言能治衆動於近成於遠也【箋】云碩人有御亂御衆之德可任爲王臣）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籥六孔翟翟羽也【箋】云碩人多才多藝又能籥舞言文武道備）赫如渥赭。公言錫爵。（赫赤貌渥厚漬也祭有畀煇胞翟閽寺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散【箋】云碩人容色赫然如厚傅丹君徒賜其一爵而已不知其賢而進用之散容五升）○山有榛。隰有苓。（榛木名下溼曰隰苓大苦【箋】云榛也苓也生各得其所以言碩人處非其位）云誰之思。西方美人。（【箋】云我誰思乎思周室之賢者以其宜薦碩人與在王位）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乃宜在王室【箋】云彼美人謂碩人也）

簡兮三章章六句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以自見者見己志也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衛女之思歸雖非禮思之至也）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興也泉水始出毖然流也淇水名也【箋】云泉水流入淇猶婦人出嫁於異國）有懷于衛。靡日不思。（【箋】云懷至靡無也以言我有所至念於衛無一日不思也所至念者謂諸姬諸姑伯姊）孌彼諸姬。聊與之謀。（孌好貌諸姬同姓之女聊願也【箋】云聊且略之辭諸姬者未嫁之女我且欲略與之謀婦人之禮觀其志意親親之恩也）○

ガラス使用

明本經下脫見字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泲地名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重始有事於道也禰地名箋云泲禰者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見故思宿餞）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箋云行道也婦人有出嫁之道遠於親親故禮緣人情使得歸寧）問我諸姑遂及伯姊（父之姊妹稱姑女先生曰姊箋云寧則又問姑及姊親其類也先姑後姊尊姑也）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干言所適國郊也箋云干言猶泲禰未聞遠近同異）載脂載舝還車言邁（脂舝其車以還我則行也箋云言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遄臻于衛不瑕有害（遄疾臻至瑕遠也箋云瑕猶過也害何也我還車疾至於衛而返於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止我）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箋云茲此也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長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須漕衛邑也箋云自衛而來所經邑故又思之）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寫除也箋云既不得歸寧且欲乘車出遊以除我憂）

泉水四章章六句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不得其志者君不知己志而遇困苦）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興也北門背明鄉陰箋云自從也興者喻己仕於闇君猶行而出北門心爲之憂殷殷然）終窶且貧莫知我艱（窶者無禮也貧者困於財箋云艱難也君於己祿薄終不足以爲禮又近困於財無知己以此爲難者言君既然矣諸臣亦如之）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箋云謂勤也詩人事君無二志故自決歸之於天言我勤）

ガラス使用

（身以事君何哉忠之至）〇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適之埤厚也箋云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則不以之彼必來之我有賦稅之事則減彼一而以益我言君政偏己兼其苦）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讁責也箋云我從外而入在室之人更迭徧來責我使己去也言室人亦不知己志）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〇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敦厚遺加也箋云敦猶投擲也）我入自外。室人交遍摧我。（摧沮也箋云摧者刺譏之言）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興也北風寒涼之風雱盛貌箋云寒涼之風病害萬物興者喻君政教酷暴使民散亂）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惠愛行道也箋云性仁愛而又好我者與我相攜持同道而去疾時政也）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虛虛也亟急也箋云邪讀如徐言今在位之人其故威儀虛徐寬仁者今皆以爲急刻之行矣所以當去以此也）〇北風其喈。雨雪其霏。（喈疾貌霏甚貌）惠而好我。攜手同歸。（歸有德也）其虛其邪。既亟只且。〇莫赤匪狐。莫黑匪烏。（狐赤烏黑莫能別也箋云赤則狐也黑則烏也猶今君臣相承爲惡如一）惠而好我。攜手同車。（攜手就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三章章六句。

ガラス使用

ヨツヨキす　オクル　正明本作正　上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以君及夫人無道德故陳靜女遺我以彤管之法德如是可以易之爲人君之配）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靜貞靜也女德貞靜而有法度乃可說也姝美色也俟待也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箋]云女德貞靜然後可畜美色然後可安又能服從待禮而動自防如城隅故可愛也）愛而不見搔首踟蹰（言志往而行止[箋]云志往謂踟蹰行止謂愛之而不徃見）○靜女其孌貽我彤管（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群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箋]云彤管筆赤管也）彤管有煒說懌女美（煒赤貌彤管以赤心正人也[箋]云說懌當作說釋赤管煒煒然女史以之說釋妃妾之德美之）○自牧歸荑洵美且異（牧田官也荑茅之始生也本之於荑取其有始有終[箋]云洵信也茅潔白之物也自牧田歸荑其信美而異者可以供祭祀猶貞女在窈窕之處媒氏達之可以配人君）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非爲其徒說美色而已美其人能遺我以法則[箋]云遺我者遺我以賢妃也）

オリノモノ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伋宣公之世子）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泚鮮明貌瀰瀰盛貌水所以絜汙穢反於河上而爲淫昏之行）燕婉之求籧篨不鮮（燕安婉順也籧篨不能俯者[箋]云鮮善也伋之妻齊女來嫁於

（衛其心本求燕婉之人謂伋也反得蘧篨不善謂宣公也蘧篨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爲之辭故不能俯也）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洒高峻也浼浼平地也）燕婉之求蘧篨不殄。（殄絶也箋云殄當作腆腆善也）○魚網之設鴻則離之。（言所得非所求也箋云設魚網者宜得魚鴻則鳥也反離焉猶齊女以禮來求世子而反得宣公）燕婉之求。得此戚施。（戚施不能仰者箋云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而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二子伋壽也宣公爲伋取於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厺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徃賊殺之後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其涉危遂徃如乘舟而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願言思子中心養養。（願每也養養然憂不知所定箋云願念也念我思此二子心爲之憂養養然）○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逝往也）願言思子不瑕有害。（言二子之不遠害箋云瑕猶過也我念思此二子之事於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不厺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邶國十九篇七十一章三百六十三句。

毛詩卷第二

ガラス使用

毛詩卷第三

鄘栢舟詁訓傳第四

毛詩國風　　鄭氏箋

栢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絶之（共伯僖侯之世子也）

汎彼栢舟在彼中河（興也中河河中也箋云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髧彼兩髦實維我儀（髧兩髦之貌也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也儀匹也箋云兩髦之人謂共伯也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禮世子昧爽而朝亦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也）之死矢靡他（矢誓也靡無也之至也至已之死信無他心也）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ガラス使用

トリ

醜

（諒信也母也天也尚不信我也天謂父也）○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特匹也）之死矢靡慝（慝邪也）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惠公之母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牆有茨不可埽也（興也牆所以防非常茨蒺藜也欲埽厺之反傷牆也箋云國君以禮防制一國者今其宮內有爲淫昏之行者猶牆之生蒺藜）中冓之言不可道也（中冓內冓也箋云內冓之言謂宮中所冓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所可道也言之醜也（於君醜也）○牆有茨不可襄也（襄除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詳審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長惡長也）○牆有茨不可束也（束而厺之）中冓之言不可讀也（讀抽也箋云抽猶出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辱辱君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夫人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人君小君也或者小字誤作人耳）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能與君子偕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也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

ガラス使用

髮為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箋云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委委佗佗。如山如河。（委委者行可委曲蹤迹也佗佗者德平易也山無不容河無不潤）象服是宜。（象服尊者所以為飾箋云象服者謂揄翟闕翟也人君之象服則舜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子之不淑云如之何。（有子若是何謂不善乎箋云子乃服飾如是而為不善之行於禮當如之何深疾之）〇玼兮玼兮。其之翟也。（玼鮮盛貌揄翟闕翟羽飾衣也箋云侯伯夫人之服自褕翟而下如王后焉）鬒髮如雲。不屑髢也。（鬒黑髮也如雲言美長也屑絜也箋云髢髲也不絜者不用髲為善）玉之瑱也。象之揥也。（瑱塞耳也揥所以摘髮也）揚且之皙也。（揚眉上廣皙白皙）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尊之如天審諦如帝箋云胡何也帝五帝也何由然女見尊敬如天帝乎非由衣服之盛顏色之莊與反為淫昏之行）〇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為衣蒙覆也絺之靡者為縐是當暑袢延之服也箋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縐絺絺之蹙蹙者展衣夏則裏衣縐絺此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展衣字誤禮記作襢衣）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清視清明也揚廣揚而顏角豐滿）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展誠也美女為媛箋云媛者邦人所依倚以為媛助也疾宣姜有此盛服而以淫昏亂國故云然）

まフチ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衛之公室淫亂）

ガラス使用

（謂宣惠之世男女相奔不得媒氏以禮會之也世族在位謂取姜氏弋氏庸氏者也竊盜也幽遠謂桑中之野）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爰於也唐蒙菜名沫衛邑箋云於何采唐必沫之鄉猶言欲爲淫亂者必之衛之都惡衛爲淫亂之主）云誰之思美孟姜矣（姜姓也言世族在位有是惡行箋云淫亂之人誰思乎乃思美孟姜孟姜列國之長女而思與淫亂疾世族在位有是惡行也）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桑中上宮所期之地淇水名也箋云此思孟姜之愛厚己也與我期於桑中而要見我於上宮送我則於淇水之上）○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弋姓也）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葑矣沫之東矣（箋云葑蔓菁）云誰之思美孟庸矣（庸姓也）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刺宣姜者刺其與公子頑爲淫亂行不如禽鳥）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鶉則奔奔鵲則彊彊然箋云奔奔彊彊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刺宣姜與頑非匹耦）人之無良我以爲兄（良善也兄謂君之兄箋云人之行無一善者我君反以爲兄君謂惠公）○鶉之彊彊鵲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君國小君箋云小君謂宣姜）

ガラス使用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春秋閔公二年冬狄人入衛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而敗宋桓公逆衛之遺民渡河立戴公以廬於漕戴公立一年而卒魯僖公二年齊桓公城楚丘而封衛於是文公立而建國焉）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楚宮楚丘之宮也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箋云楚宮謂宗廟也定星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室猶宮也箋云楚室居室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椅梓屬箋云爰曰也樹此六木於宮者曰以其長大可伐以爲琴瑟言備豫也）○升彼虛矣以望楚丘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虛漕虛也楚丘有堂邑者景山大山京高丘也箋云自河以東夾於濟水文公將徙登漕之虛以望楚丘觀其旁邑及其丘山審其高下所依倚乃後建國焉愼之至也）降觀于桑（地勢宜蠶可以居民）卜云其吉終然（一本焉）允臧（龜曰卜允信臧善也建國必卜之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零落也倌人主駕者箋云靈善也星雨止星見夙早也文公於雨下命主駕者雨止爲我晨早

明本無丘字

ツイニニマニスト
ニヨミ

ガラス使用

（驅欲徙爲辭說於桑田教民稼穡務農急也）匪直也人（非徒庸君）秉心塞淵（秉操也箋云塞充實也淵深也）騋牝三千（馬七尺以上曰騋騋馬與牝馬也箋云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千二百九十六匹衛之先君兼邶鄘而有之而馬數過禮制今文公滅而復興徙而能富馬有三千雖非禮制國人美之）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蝃蝀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不齒者不與相長稚）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蝃蝀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君子見戒而懼諱之莫之敢指箋云虹天氣之戒尚無敢指者況淫奔之女誰敢視之）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箋云行道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何憂於不嫁而爲淫奔之過乎惡之甚）

（氣下一本有見字）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隮升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爲終朝箋云朝有升氣於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以言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亦性自然）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乃如是人淫奔之人也箋云懷思也乃如是之人思昏姻之事乎言其淫奔之過惡之大）大無信也不知命也（不待命也箋云淫奔之女大無貞潔之信又不知昏姻當待父母之命惡之也）

蝃蝀三章章四句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義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相視也。無禮儀者雖居尊位猶爲闇昧之行。箋云儀威儀也視鼠有皮雖處高顯之處偷食苟得不知廉恥亦與人無威儀者同）人而無儀。不死何爲。（箋云人以有威儀爲貴今反無之傷化敗俗不如其死無所害也）○相鼠有齒。人而無止。（止所止息也。箋云止容止孝經曰容止可觀無止則雖居尊無禮節也）人而無止。不死何俟。（俟待也）○相鼠有體。（體支體也）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遄速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賢者時處士也）

馬下一本有而乘二字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孑孑干旄之貌注旄於干首大夫之旃也浚衛邑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郊外曰野箋云周禮孤卿建旃大夫建物首皆注旄爲時有建此旄來至浚之郊卿大夫好善者也）素絲紕之。良馬四之。（紕所以織組也總紕於此成文於彼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箋云素絲者以爲纓以縫紕旌旗之旒縿或以維持之浚郊之賢者既識卿大夫建旄而來又識其乘善馬四之者見之數也）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姝順貌畀予也箋云時賢者既說此卿大夫有忠順之德又欲以善道與之心誠愛厚之至）○孑孑干旟。在浚之都。（鳥隼曰旟下邑曰都箋云周禮州里建旟謂州長之屬）素絲組之。良馬五之。（總以素絲而成組也驂馬五轡箋云以素絲纓縫組於旌旗以爲之飾五之者亦謂五見之也）彼姝者子。何以予之。○孑孑干旌。在浚之城。（析羽爲旌城都城也）

素絲祝之良馬六之（祝織也四馬六轡箋云祝當作屬屬著也六之者亦謂六見之也）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干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顚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露於漕邑者謂戴公也懿公死國人分散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處之於漕邑而立戴公爲戴公與許穆夫人俱公子頑烝於宣姜所生也男子先生曰兄）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載辭也弔失國曰唁箋云載之言則也衛侯戴公也）驅馬悠悠言至于漕（悠悠遠貌漕衛東邑箋云夫人願御者驅馬悠悠乎我欲疾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草行曰跋水行曰涉箋云跋涉者衛大夫來告難於許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不能旋反我思也箋云既盡嘉善也言許人盡不善我欲歸唁兄）視爾不臧我思不遠（不能遠衛也箋云爾女女許人也臧善也視女不施善道救衛）○既不我嘉不能旋濟（濟止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閟閉也）○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偏高曰阿丘蝱貝母也升至偏高之丘采其蝱者將以療疾箋云升丘采貝母猶婦人之適異國欲得力助安宗國也）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行道也箋云善猶多也懷思也女子之多思者有道猶升丘采其蝱也）許人尤之衆

ガラス使用

穉且狂。（尤過也是乃衆幼穉且狂進取一槩之義箋云許人許大夫也過之者過夫人之欲歸唁其兄）○我行其野芃芃其麥。（願行衛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箋云麥芃芃者言未收刈民將困也）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控引極至也箋云今衛侯之欲求援引之力助於大國之諸侯亦誰因乎由誰至乎閔之故欲歸問之）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箋云君子國中賢者無我有尤無過我也）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不如我所思之篤厚也箋云爾女女衆大夫君子也）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一章章六句一章八句

鄘國十篇三十章百七十六句

衛淇奧詁訓傳第五

毛詩國風　鄭氏箋

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興也奧隈也綠王芻也竹萹竹猗猗美盛貌武公質美德盛有康叔之餘烈）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匪文章貌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脩如玉石之見琢磨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瑟矜莊貌僩寬大也赫有明德赫赫然咺威儀容止宣著也）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諼忘也）○瞻彼淇奧綠竹青青。（青青茂盛貌）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弁皮弁所

ガラス使用

（以會髮〔箋云〕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皪皪而處狀似星也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奥。綠竹如簀。（簀積也）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金錫練而精圭璧性有質〔箋云〕圭璧亦琢磨者四者亦道其學而成也）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寬能容衆綽緩也重較卿士之車〔箋云〕綽兮謂仁於施舍）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寬緩弘大雖則戲謔不爲虐矣〔箋云〕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而時戲謔）

淇奥三章。章九句。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窮猶終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箋云〕碩大也有窮處成樂在於此澗者形貌大人而寬然有虛乏之色）獨寐寤言。永矢弗諼。（〔箋云〕寤覺永長矢誓諼忘也在澗獨寐覺而獨言長自誓以不忘君之惡志在窮處故云然）○考槃在阿。碩人之薖。（曲陵曰阿薖寬大貌〔箋云〕薖飢意）獨寐寤歌。永矢弗過。（〔箋云〕弗過者不復入君之朝也）○考槃在陸。碩人之軸。（軸進也〔箋云〕軸病也）獨寐寤宿。永矢弗告。（無所告語也〔箋云〕不復告君以善道）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故國人閔而憂之。

ガラス使用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頎長貌錦文衣也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加褧襜箋云碩大也言莊姜儀表長麗後好頎頎然褧禪衣也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也尚之以禪衣爲其文之太著）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東宮齊太子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箋云陳此者言莊姜容貌既美兄弟皆正大）○手如柔荑（如荑之新生）膚如凝脂○（如脂之凝）領如蝤蠐○（領頸也蝤蠐蝎蟲也）齒如瓠犀○（瓠犀瓠瓣）螓首蛾眉○（螓首顙廣而方箋云螓謂蜻蜻也）巧笑倩兮○（倩好口輔）美目盼兮○（盼白黑分箋云此章說莊姜容貌之美所宜親幸）○碩人敖敖說于農郊○（敖敖長貌農郊近郊箋云敖敖猶頎頎也說當作襚禮春秋之襚讀皆宜同衣服曰襚今俗語然此言莊姜始來更正衣服于衛近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驕壯貌幩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爲飾鑣鑣盛貌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箋云此又言莊姜自近郊既正衣服乘是車馬以入君之朝皆用嫡夫人之正禮今而不答）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大夫未退君聽朝於路寢夫人聽內事於正寢大夫退然後罷箋云莊姜始來時衛諸大夫朝夕者皆早退無使君之勞倦者以君夫人新爲妃耦宜親親之故也）○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洋洋盛大也活活流也罛魚罟濊濊施之水中鱣鯉也鮪鮥也發發盛貌葭蘆菼薍也揭揭長也孽孽盛飾庶士齊大夫送女者朅武壯貌箋云庶姜謂姪娣此章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禮儀之備而君何爲不答夫人）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亾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氓民也蚩蚩敦厚之貌布幣也箋云幣者所以貿買物也季春始蠶孟夏賣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箋云匪非即就也此民非來買絲但來就我欲與我謀爲室家也）送子涉淇至于頓丘（丘一成爲頓丘箋云子者男子之通稱言民誘己己乃送之涉淇水至此頓丘定室家之謀且爲會期）匪我愆期子無良媒（愆過也箋云良善也非我以欲過子之期子無善媒來告期時）將子無怒秋以爲期（將願也箋云將請也民欲爲近期故語之曰請子無怒秋以與子爲期）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垝毀也復關君子所近也箋云前既與民以秋爲期期至故登毀垣鄉其所近而望之猶有廉恥之心故因復關以託號民云此時始秋也）不見復關泣涕漣漣（言其有一心乎君子故能自悔箋云用心專者怨必深）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箋云則笑則言喜之甚）爾卜爾筮體無咎言（龜曰卜蓍曰筮體兆卦之體箋云爾女也復關既見此婦人告之曰我卜女筮女宜爲室家矣兆卦之繇無凶咎之辭言其皆吉又誘定之）以爾車來以我賄遷（賄財遷徙也箋云女女復關也信其卜筮皆吉故答之曰徑以女車來迎我我以所有財遷徙就女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桑女功之所起沃若猶沃沃然鳩鶻鳩也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性耽樂也女與士耽則傷禮義箋云桑之未落謂其時仲秋也於是時國之賢者刺此婦人見

ガラス使用

車也間一本有幨字

（誘故于嗟而戒之鳩以非時食甚猶女子嫁不以禮耽非禮之樂）士之耽兮。猶可説也。女之耽兮。不可説也。（箋云説解也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至於婦人無外事維以貞信爲節）○桑之落矣。其黄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隕墮也湯湯水盛貌帷裳婦人之車也箋云桑之落矣謂其時季秋也復關以此時車來迎己徂往也我自是往之女家女家乏穀食已三歲貧矣言此者明己之悔不以女今貧故也帷裳童容也我乃渡深水至漸車童容猶冒此難而往又明己專心於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爽差也箋云我心一於女故無差貳而復關之行有二意）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極中也）○三歲爲婦。靡室勞矣。（箋云靡無也無居室之勞言不以婦事見困苦有舅姑曰婦）夙興夜寐。靡有朝矣。（箋云無有朝者常早起夜

臥非一朝然言己亦不解惓）言既遂矣。至于暴矣。（箋云言我也遂猶久也我既久矣謂三歲之後見遇浸薄乃至見酷暴）兄弟不知。咥其笑矣。（咥咥然笑箋云兄弟在家不知我之見酷暴若其知之則咥咥然笑我）靜言思之。躬自悼矣。（悼傷也箋云靜安躬身也我安思君子之遇己無終則身自哀傷）○及爾偕老。老使我怨。（箋云及與也我欲與女俱至於老老乎女反薄我使我怨也）○淇則有岸。隰則有泮。（泮坡也箋云泮讀爲畔畔涯也言淇與隰皆有涯岸以自拱持今君子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總角結髮也晏晏和柔也信誓旦旦然箋云我爲童女未笄結髮晏晏之時女與我言笑晏晏然而和柔我其以信相誓旦旦耳言其懇惻款誠）不思其反。（箋云反復也今老而使我怨曾不念復其前言）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箋云

ガラス使用

（已爲哉。謂此不可奈何。死生自決之辭。）

氓六章章十句。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荅。思而能以禮者也。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興也。籊籊長而殺也。釣以得魚。如婦人待禮以成爲室家。）豈不爾思。遠莫致之。（箋云。我豈不思與君子爲室家乎。君子疏遠已。已無由致此道。）○泉源在左。淇水在右。（泉源小水之源。淇水大水也。箋云。小水有流入大水之道。猶婦人有嫁於君子之禮。今水相與爲左右而已。亦以喻已不見荅。）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箋云。行道也。女子有道當嫁耳。不以不荅而違婦禮。）○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瑳巧笑貌。儺行有節度。箋云。已雖不見荅。猶不惡君子。美其容貌與禮儀也。）○淇水滺滺。檜楫松舟。（滺滺流貌。檜柏葉松身。楫所以櫂舟也。舟楫相配得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箋云。此傷已今不得夫婦之禮。）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出遊思鄉衛之道。箋云。適異國而不見荅。其除此憂。維有歸耳。）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惠公以幼童即位。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於大臣。但習威儀。不知爲政以禮。）

芄蘭之支。（興也。芄蘭草名也。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箋云。芄蘭柔弱。恒蔓延於地。有所依緣則起。興者喻幼穉之君。任用大臣。乃能成其政。）童子佩觿。（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治成

ガラス使用

（人之事雖童子猶佩觿早成其德）雖則佩觿能不我知（不自謂無知以驕慢人也箋云此幼穉之君雖佩觿與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知爲也惠公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所以見刺）容兮遂兮垂帶悸兮（容儀可觀佩玉遂遂然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箋云容容刀也遂瑞也言惠公佩容刀與瑞及垂紳帶三尺則悸悸然行止有節度然其德不稱）

○芄蘭之葉（箋云葉猶支也）童子佩韘（韘玦也能射御則佩韘箋云韘之言沓所以彄沓手指）雖則佩韘能不我甲（甲狎也箋云此君雖佩韘與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狎習）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芄蘭二章章六句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徃故作是詩以自止）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杭渡也箋云誰謂河水廣與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喩狹也今我之不渡直自不徃耳非爲其廣）誰謂宋遠跂予望之（箋云予我也誰謂宋國遠與我跂足則可以望見之亦喩近也今我之不徃直以義不徃耳非爲其遠）

○誰謂河廣曽不容刀（箋云不容刀亦喩狹小船曰刀）誰謂宋遠曽不崇朝（箋云崇終也行不終朝亦喩近）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爲王前驅久故家人思之）

ガラス使用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州伯也朅武貌桀特立也箋云伯君子字也桀英桀言賢也）伯也執殳。爲王前驅。（殳長丈二而無刃箋云兵車六等軫也戈也人也殳也車戟也酋矛也皆以四尺爲差）○自伯之東。首如飛蓬。（婦人夫不在無容飾）豈無膏沐。誰適爲容。（適主也）○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杲杲然日復出矣箋云人言其雨其雨而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願言思伯。甘心首疾。（甘厭也箋云願念也我念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心嗜欲所貪口不能絶也我憂思以生首疾）○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箋云憂以生疾將危身欲忘之）願言思伯。使我心痗。（痗病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育生也長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興也綏綏匹行貌石絶水曰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之子無室家者在下曰裳所以配衣也箋云之子是子也時婦人喪其配耦寡而憂是子無裳無爲作裳者欲與爲家室）○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厲深可厲之旁）心之憂矣。之子無帶。（帶所以申束衣）○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言無室家若人無衣服）

有狐三章章四句。

ガラス使用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木瓜楙木也可食之木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匪報也永以爲好也（箋云匪非也我非敢以瓊琚爲報木瓜之惠欲令齊長以爲玩好結己國之以爲恩也）○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瓊瑤美玉）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瓊玖玉名）匪報也永以爲好也○（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箋云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尚書曰厥苞橘柚）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書[illegible] [illegible]山

毛詩卷第三

[illegible]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木瓜三章章四句